

恐怖小说之王 斯蒂芬·金 恐怖小说集

魔鬼的交易

红棉震 斯蒂芬·金 著\陈子豪 译

这个人极其恐怖。
与众不同。他不是人。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人类……



红棉震

新纪元图书出版公司

●——斯蒂芬·金★红骷髅★恐怖小说集——●

魔鬼的交易

斯蒂芬·金/著 陈子豪/译

新纪元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的交易/斯蒂芬·金著/陈子豪译. —西安:新纪元图书出版公司,1999.1

ISBN 7-5428-0303-8

I. 魔…

II. 斯…

III. 小说—恐怖

IV. G66

斯蒂芬·金恐怖小说集

魔鬼的交易

斯蒂芬·金/著 陈子豪/译

新纪元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市西北路82号)

责任编辑:李军 杨光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集美印刷厂印刷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25千

印数:1—3 000

定价:102.00元(全六册,本册定价:17.00元)

在奥勒冈州的波特兰市，
好几位显赫的生意人的妻子
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一朵黑色玫瑰
和一张字条，
上面着一个简单的信息：
“过去了，但永生难忘！”

目 录

第一部·清晨电话

第一章·····	(2)
第二章·····	(14)
第三章·····	(18)
第四章·····	(33)

第二部·亨特斯堡

第五章·····	(40)
----------	------

第三部·铁证如山

第六章·····	(90)
第七章·····	(93)
第八章·····	(111)
第九章·····	(124)
第十章·····	(130)
第十一章·····	(142)
第十二章·····	(158)
第十三章·····	(172)

第四部·魔鬼的交易

第十四章·····	(191)
第十五章·····	(202)
第十六章·····	(210)

魔鬼的交易

目

录

第十七章.....	(218)
-----------	-------

第五部·亨特斯堡

第十八章.....	(222)
-----------	-------

第六部·复仇天使

第十九章.....	(237)
第二十章.....	(241)
第二十一章.....	(248)

第七部·过去了,但永生难忘

第二十二章.....	(255)
第二十三章.....	(269)
第二十四章.....	(275)
第二十五章.....	(287)
第二十六章.....	(291)
第二十七章.....	(305)
第二十八章.....	(311)

尾 声.....	(326)
----------	-------

第一部·清晨电话

第一章

1

“陪审团已经做成裁决了吗？”艾弗雷德·内夫(Alfred Neff)法官向坐在陪审席上的八男四女发问。

一位看上去大约六十多岁，体格健壮，胸肌发达的男人站了起来。贝齐·坦伦鲍姆(Betsy Tannenbaum)拿出那张两星期前在挑选陪审团成员时，她所画出的座位手册对照了一番。此人名叫沃尔特·科恩(Walter Korn)，是位退休的焊工。贝齐对这位科恩没什么好印象，找他当陪审团的主席。实在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法庭监守官从科恩手中接过一张摺叠好的纸片，递给法官。贝齐的视线跟着纸片的传递过程。法官打开纸片，默默地看着；贝齐注视着他的脸部表情，想看出点蛛丝马迹，但她一无所获。

坐在贝齐旁边的是被告安德烈·哈默弥尔(Andrea Hammemill)，人到中年，体态丰满。贝齐瞟了她一眼。此刻，安德烈直视前方，抑郁而沉静。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从一开始指控她犯有谋杀自己的丈夫西德尼·哈默弥尔(Sidney Hammemill)时，她就显得很冷静。唯一显出她有些失态是当她对陪审团成员解释为什么要杀死丈夫时，尤其是当她描述自己不断地扣动扳机，直到手枪的金属片互相碰撞发出声响，提示子弹已用尽时，她先是双手有些颤动，身体摇晃，接着禁不住抽泣起来。

“请被告站好。”内夫法官说。

安德烈站稳脚跟，仍有些摇晃。贝齐站在她旁边，正视前方。

“略去法庭程序纪录，裁定如下：‘我们全体陪审员，都是经过被仔细挑选并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一致认定被告，安德烈·玛丽·哈默弥尔，无罪……’”

贝齐听到这儿由于法庭的喧哗已经听不到下面到底讲些什么。而安德烈则是倒在椅子上，掩面而泣。

“好了，”贝齐说，“好了！”她把手放在安德烈的肩上想安慰她，但只觉得自己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有人轻轻碰了碰贝齐的手臂。贝齐抬起头，原来是检察官兰迪·海史密斯(Ranby Highsmith)，他站在一旁，拿着一杯水。

“她想喝水吗？”他问。

贝齐接过杯子，递给她的当事人。安德烈恢复了镇定，海史密斯仍站在旁边。

“哈默弥尔夫人，”他说，“我想对你说，我之所以指控你，是因为我认为你无视法律。但是，我也想告诉你，你丈夫无权那样虐待你。我是不会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人而改变我的立场的。假如你不用枪打死他，而是向法庭指控他，我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他送进监狱。现在，我只希望你忘掉这一切，重新开始你的生活。我觉得你仍不失为好人。”

贝齐很想为他的这番慷慨陈词说几句感谢的话，但她觉得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安德烈的一伙亲朋好友拥上来时，贝齐赶紧溜出去呼吸些新鲜空气。透过拥挤的人群，贝齐看到海史密斯一个人在桌子旁整理法庭文件、档案。当区检察官助理朝大门走去时，他也注意到了站在人群边的贝齐。现在，案子了结了，这两位法官也就成了多余的人。海史密斯点点头，贝齐也向他点点头。

2

马丁·德瑞斯(Martin Drius)弓着身子，背部的肌肉抬得紧紧的，头微微向后仰着，让人觉得他这时像只扑向猎物的狼。躺在他身体下面的是位金发女子，她的双腿缠着他的腰。德瑞斯兴奋得一阵颤抖，闭上了眼睛。那位女子也由于兴奋而剧烈地喘气。德

瑞斯的脸都扭曲了，他松弛了下来。脸颊贴在她胸上。他听着她的心跳声，闻到了掺杂在香水中的汗臭味。女的伸起一只手臂搁到他的脸上。德瑞斯用一只手懒洋洋地抚摸着她的腿；他的视线掠过她平坦的小腹部，眼光落在了旅馆房间桌子上那只廉价的电子钟上。已是下午两点钟了。他慢吞吞地从床上坐起，两条腿挂在床边。那个女人发觉到床动了一下，她看着他正朝房间那头走去。

德瑞斯从低矮的抽屉里取了他自己的随身用品，朝浴室走去。

“三点钟，我有个会议！”他头也不回地说。

德瑞斯在旅馆窄小的浴室里冲洗着发泄性欲时的汗水，然后用毛巾擦干身子。水蒸汽模糊了镜子。他擦干镜子，审视着自己的形象：憔悴的脸庞，深陷的蓝眼睛；修剪整齐的胡子，那张嘴显得既诱人又让人觉得如同魔鬼一般使人感到害怕。他用小型吹风机吹干头发，梳理好头发、胡子。他推开卧室门，发现那金发女子仍躺在床上。有好几次，她总是这样，当他洗完澡，穿戴整齐后，她还想勾引他上床。他觉得她总想以自己的性欲来控制他，因此，他也总是断然拒绝。

“我已决定我们从今以后彼此不再见面。”他一边扣好白色的真丝衬衫，一边装得很随意地说。

金发女子从床上坐起，平常总是很自信、很愉悦的脸上此刻是十分惊讶的表情。他感觉到她的期待。她并不是那种轻易就认输的人。德瑞斯侧过身，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表情。

“为什么？”她问。他正在穿一条灰色的长裤。他转过身，观察着她脸上的表情变化。

“你很漂亮，床上功夫也不错，这是你的优点，”他说，一边打着领带结，“但是，你实在很乏味！”

女孩怔怔地看着他，过了好一会，脸胀得通红，显得气愤极了！

“你放屁！”

德瑞斯仰天大笑，顺手拿起西装上衣。

“你在开玩笑。”她说，似乎不怎么生气了。

“我是认真的。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们有过欢乐时光，但是，我有别的追求。”

“你以为你可以玩弄我，完了以后，就像扔掉烟蒂一样把我扔掉，”她说，又显得十分气愤。“我要告诉你的妻子，你这个狗娘养的。我现在就告诉她！”

德瑞斯停止了笑。他的脸上出现了可怕的神情，吓得那女孩退向了床头板。德瑞斯缓步踱到床边，站在她身旁。她退缩着，举起了双手。他审视着她，那眼光就像是一位生物学家研究着一个生物标本。突然，他抓住她的腰，反扭着她的双臂，她只得弯下身靠着床，额头贴在皱巴巴的床单上。

她跪在地上，德瑞斯却静静地欣赏她柔软的身躯，另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臀部，然后又用手按住她的背往下用力，女的非常痛苦地发抖着，乳房随着身子的颤抖而微微晃动，他看得津津有味。

“我要让你完全明白一件事，”德瑞斯的语气像是在对一个因不驯服而遭受惩罚的孩子说话一样。“不许你告诉我妻子，不许你给她，或给我打电话。明白了吗？”

“明白了。”德瑞斯把反扭着的手臂朝肩膀方向慢慢地往上扭，那金发女子只好喘着气答应。

“那你现在说你明白了什么，”他镇静地问话，捏着她双臂的手放松了一些，又用另一只手抚摸她的臀部。

“我不会打电话的，马丁。我发誓。”她哭了。

“为什么不会给我妻子，或者给我打电话？”德瑞斯问她，又用力按住她的腰。

女的大口地喘着气，疼痛地抽动着身子。德瑞斯笑笑，放松了一些，让她回答。

“我不会打电话的。”她边哭边说。

“但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他装得很讲道理的样子。

“因为你说让我不要打电话。我照你说的做就是了。求求你，马丁，别再折磨我了。”

德瑞斯松开了手，女的瘫倒在地上，悲哀地抽泣着。

“回答正确。最好是说你不会做任何使我恼怒的事，因为你知道我会以比刚才更残忍的方式折磨你，要比这痛苦得多的方式。”

德瑞斯跪坐在她旁边，掏出打火机。那是只刻有他妻子名字的纯金打火机。桔黄色明亮的火光映出那个女子充满恐惧的双眼。他把打火机移到她脸旁，她感到一阵灼热。

“要比这痛苦得多。”德瑞斯重复着刚才的话，然后，他收起打火机，走出了房门。金发女子在床上翻了个身，白色的床单卷到了她身上，盖住了臀部，使她的腿看上去更加修长，肩、背更加光滑。她不时地抽泣着，肩膀颤动。马丁·德瑞斯在镜子前整理着酒红色的领带，也藉着镜子观察着她。他想像着如果这时自己走上前去告诉她这只不过是与她开玩笑，不知她会不会相信，也不知能不能使她屈从于自己？这样想的时候，一丝笑意不觉浮现在他的唇边。有好一会儿，他的眼前出现这样的场景：她跪在他面前，热烈地吻着他，深信他仍需要她。于是，他觉得，这要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在彻底地摧毁她的意志后，又用自己的温柔包围她，使她受自己摆布。德瑞斯完全有信心这样做，只不过他得去参加一个会议，暂时没时间罢了！

“房租我已付了，”他说。“你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我们不能再谈谈吗？拜托你，马丁。”她哀求着，坐起身，裸露着乳房，但是，德瑞斯已关上房门走了。

德瑞斯来到外面，只见天空阴沉沉的，团团乌云正从西边滚来。他打开自己的法拉利汽车，关掉警报器。再过一会儿后，他就会作出些使这位女子感到更加痛苦的事，也会因此对他难以忘记。这样想着时，他又禁不住笑了。在他开车时还洋洋得意，但他万万

没想到,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角落里,有人正用相机拍下了他的得意忘形。

德瑞斯越过了马库安大桥,朝波特兰驶去。由于狂风暴雨,威拉来特河上看不到一艘游船,但是有一艘运输舰正朝天鹅岛开去。河对岸是一片杂乱的风光: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外观灰暗,新颖实用的设计,都由天桥相连;还有代表后现代主义的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波特兰大楼,玫瑰色的美国银行摩天大楼,还有建造有记载自从十八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有三层楼高的纪念碑。德瑞斯的个人发迹史也为波特兰增添了光彩,尤其是为这个城市增加了新的财富。

德瑞斯变换车道时,正好是五点钟的重要新闻时间。他打开收音机:

“我是拉里·普雷斯科特(Larry Prescott),正在采访贝齐·坦伦鲍姆,她是安德烈·哈默弥尔枪杀丈夫,市府局长西德尼·哈默弥尔案子中安德烈的辩护律师。”

“贝齐,你能说说为什么陪审团对安德烈的裁定是‘无罪’吗?”

“我认为一旦陪审员们理解了安德烈在不断地遭受她丈夫的毒打和虐待之后,她的身心会遭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与影响,他们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了。”

“你在受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受害者哈默弥尔先生不是一位市长候选人,这个案子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西德尼·哈默弥尔的确很富有,在奥勒冈州政界也很活跃,这一点也许会影响检察官的意见。”

“如果地方法院检察官艾伦·佩奇选一位女的作为本案的代理人,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会有些不同的。与男的相比,女的更能够客观地评估考量证词与证据,她也许可能会撤销告诉。”

“贝齐,这是你为遭迫害的妻子案件辩护的第二次宣告无罪。就在今年的前一阵子,你与二个反对堕胎的组织打官司,你赢了一百万美元,为此,《时代杂志》把你列入全美最有前途的女律师之一。你怎么看待这种突如其来的声望?”

传出的是一阵沉默。一会儿后,贝齐开口了,但她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你听我说,拉里,我为自己的法律事务整天忙碌,还要为女儿操劳,根本无暇考虑下一个案子该怎么办!也没有时间考虑今晚的宴会。”

汽车里的电话铃响了。德瑞斯关掉了收音机。他的车开出了交通拥挤地段,引擎发出低沉的颤动声。德瑞斯把车开进了快车道,铃声第三次响起时,他拿起了话筒。

“是德瑞斯先生吗?”

“你是谁?”

德瑞斯想,很少有人知道他汽车里的电话号码,但他听不出此人是谁。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那我也没必要与你通话。”

“也许是这样,但你在听了我将要说的以后,也许你会有兴趣。”

“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弄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但我的耐性是有限的。你赶快把重点说出来吧,否则我就把电话挂掉了!”

“很好,不愧为生意人。我不该浪费你的时间。但是,你如果现在就挂断,那么,我向你保证,我会从此消失了,但你会永生难忘的。”

“你说什么?”

“你有兴趣了吧,嗯?”

德瑞斯慢慢地,深深地吸了口气。但是他突然觉得自己的额

头和上嘴唇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你知道内德船长酒吧吗？在海洋路的一家海鲜酒吧，那儿灯光昏暗，你现在就把车开到那儿，我们见面再谈吧！”

电话断了。德瑞斯挂好电话。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放慢了车速。这时，他发现自己的保险杆几乎就要撞上前面的车子。德瑞斯穿过两个车道，开到了路肩上。他觉得心跳加快，太阳穴疼得厉害。他闭上眼，仰起头，调整了呼吸，觉得不怎么疼痛了。

从电话中的声音判断，这个人一定没什么教养，态度粗鲁，一定是为了要钱，肯定是这么回事。德瑞斯不由得冷笑几声。他经常与那些贪钱的人打交道，这种人很好对付。他们以为他们的对手与他们一样愚蠢、胆小。

现在，他的太阳穴已经不痛了，呼吸也正常了。在某种角度上讲，他对刚才这个匿名电话充满感激。这许多年来他一直心满意足，扬扬得意以为自己是安全的，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永远平安无事的。他把这个电话当作唤醒自己的电话。

3

内德船长酒吧位于哥伦比亚河（Columbiaolu）滨之上，是栋斑驳陈旧的木头房子，房子的玻璃已被风雨打得发毛。正如电话里那个人讲得那样，酒吧里确实很昏暗。德瑞斯在一张靠近厨房的餐桌旁坐下，要了一杯啤酒，耐性地等待。进来一对男女，手拉着手；肯定不是这俩人。吧台边的高脚凳上坐着个高大的秃顶男人，穿着褪色的西装。酒吧里大都是成对成双的人。德瑞斯朝其他的小间隔望去，其中有位高大的男人，穿着军用的防水雨衣；当德瑞斯的眼光与他的视线相遇时，那男人朝他笑笑。

“我一直在等你，看你过多久才能找到我。”他说，德瑞斯走到他那小间隔内，没有答话。那人耸耸肩，笑容从脸上消失。与德瑞斯面对面地坐着，可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即使你认为自己胜券在

握,也不能过分掉以轻心。

“我们可以客客气气,也可以尔虞我诈,”那人说,“但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最后要付代价的是你。”

“你想要什么?价格是怎样?”德瑞斯借着昏暗的灯光,注视着对方满横肉的脸。

“你真是个生意人,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谈生意吧!我从亨特斯堡来,看了许多以前的报纸报导,上面还有照片。我经过仔细地察看,结果发现竟然是你。我身上就有一张,”说着,他伸进大衣口袋,掏出从报纸上复印下来的一幅头版新闻照片,放在桌子上。德瑞斯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后,把照片推到那人面前。

“那已是陈年旧事了,朋友。”

“哦?你这样认为?但是,马丁,我有朋友在警察局工作。大众不知道的一些事,我都很清楚。最近,在波特兰,有人在杀了人以后,留下一朵黑玫瑰和一张字条,这与发生在亨特斯堡的杀人现场一模一样。你怎么认为?”

“我觉得你是个很聪明的人,这位先生如何称呼?”德瑞斯故意拖长语调,希望对方告知姓名。

那人连连摇头。“你没必要知道我是谁,马丁,你只要付钱就行!”

“你开价多少?”

“我认为二十五万美元是个很合理的价格。因为,你如果请律师,律师费至少就是这个价格。”

德瑞斯发现他浅色的头发长得很稀,低头时,发根的头皮都显得很清楚;鼻梁像是被人打断过,还留着疤痕,但他肩膀很宽,胸肌发达。

“那你有没有告诉那个在亨特斯堡雇你做事的人呢?”

那人先是显得有些惊讶,继而露出了笑容,牙齿被尼古丁熏得很黄。

“问得妙。我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方面去了。那你告诉我，你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到目前为止，就你我俩人知道这件事。”

那人一语不发。

“我还想知道一件事，”德瑞斯好奇地打量着他，“我知道你很清楚我做过的事，也了解我做事的能力，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

那人哈哈大笑。

“你是温柔的杀手，马丁，就像我上次在下流场所碰到的那两名强奸犯一样。那些对女人很凶残的男人对其他的人都不会那么凶残。你知道我怎么与这种人打交道吗？我把他们都成了我的女朋友，马丁，我保护他们，就像保护小女王一样，现在，你就是我的小女王，当然，我对你的钱更有兴趣。”

德瑞斯认真地思忖着自己的处境；他的对手已狡猾地微笑着，等待他的答复。

“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德瑞斯说。“你给我多少时间？”

“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五怎么样？”

德瑞斯装出脑子里正在筹算把股票换成现金，以及把户头里的存款提光的样子。

“到下星期一吧！我的钱大部投资在土地买卖上。我要等到星期五才能贷到现款以及把部分股票卖掉，拿到钱。”

那人点点头。“我听说你不会相信别人胡说八道，这很好。也很明智。但我得告诉你，朋友，我可不是好应付的。当然，我并不贪婪。我与你之间就这一笔绝无仅有交易，一次了结。”

他站起身，突然又仿佛想到了什么，朝德瑞斯笑笑。

“我一拿到钱，我会从此消失了，你就不会永生难忘。”

说着，他对自己这一小小的玩笑自嘲似的笑一笑，转身走出了酒吧。德瑞斯望着他离去的身影。他觉得眼前这个人以及他说的话并不好笑。